

初唐詩歌中季節之研究

英彥叢刊 17

凌欣欣◎撰



新溜滿澄波，圓荷影若規。
風來香氣遠，日落蓋陰移。
魚戲排細葉，龜浮見綠池。
魏朝難接採，楚服但同披。

李嶠（荷）

PDG

費宮多碩士 英彥獻瑤章



碩士文庫 英彥叢刊

ISBN 957-668-457-9 [821]



00390



9 789576 684579

7163

新臺幣 390元

PDG

英彥叢刊 ⑪
凌欣欣 撰

初唐詩歌中季節之研究

文津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初唐詩歌中季節之研究 / 凌欣欣撰.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津, 1997[民86]

面 ; 公分. -- (英彥叢刊 ; 17)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668-457-9(平裝)

1. 中國詩 - 唐(618-907) - 評論

821.84

86006548

碩士文庫・英彥叢刊

初唐詩歌中季節之研究

著 作者：凌 欣 欣

發 行人：邱 家 敬

出 版 者：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106建國南路二段294巷1號

電 話：(02)3636464 傳真：(02)3635439

郵政劃撥：00160840 (文津出版社帳戶)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5820號

初版：1997年7月一刷

印數：①—500本

ISBN 957-668-457-9

定價：新台幣390元

自序

華岡的霧雨是這段歲月裡最美的回憶

論文的寫作是這一生最難忘的經歷

圖書室內的影印機則是這些日子來最深的夢魘

一個階段的結束是另一階段的開始

生命便是這樣開始結束又開始結束的過程

是終點 也是起點

總以為付出與獲得是相對的。然而在這段日子裡，卻突然覺醒到：祇知一味地沈浸在書本世界中的我，從周遭的人之中，獲得了太多太多的幸福，多到內心盛不住，滿溢了出來。

我的父母，由於自己沒有機會能念書，一心期盼自己的孩子能好好地念，即使不太聰敏又沒什麼野心的我，也在左彎右轉的學習生涯中，一路念了下去。如今已經而立之年的我，卻還沒能回報父母，想來實在慚愧。

此刻內心裡，除了感恩，還是感恩。真心感謝父母、師長、同學、兄嫂弟妹的恩情與包容。知識是沒有止境的，而生活的智慧，更是隨處可得。只要肯留心體悟，細細品味，任何歷程，都可以

是生命裡難忘的記憶。告訴自己，不管未來如何轉變，不要只是接受，要學著付出，付出心內那一——滿溢的溫馨。

凌欣欣 民國八十五年六月

詠
乎
知
船
夢

PDG

初唐詩歌中季節之研究 目錄

□ 001 □ 目 錄

自序		○一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詩心與四季物色		一一
第一節 四季與物色		一一
第二節 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一六
第三節 神與物遊		二八
第三章 季節意象之經營（上）		四四
第一節 意象與題材		四六
第二節 春的意象		七一
第三節 夏的意象		一二一
第四章 季節意象之經營（下）		一四六

第一節	秋的意象	一四六
第二節	冬的意象	二三二
第三節	其他	二五一
第五章	四季詩情	三六一
第一節	春之思	三六二
第二節	夏之感	三八九
第三節	秋之懷	三九九
第四節	冬之致	四四四
第六章	結論	四六一
參考書目		四七一
附錄：初唐詩歌中各種題材分類簡表		四九一

第一章 緒論

中國文學有十分強勁的抒情成分。（註一）其中古典詩歌尤以表現和反映詩人情感為主要訴求。在這抒情傳統之中，中國人又有一些典型的概念和思想感覺的方式。（註二）其中，時空意識即是抒情傳統之中，詩人常用來贊嘆自然、歷史與感懷生命的主題之一。時間是無形的，在中國以農耕為主的社會文化中，時間的概念是與具體的「季節」概念結合在一起的。（註三）人的生活，和季節息息相關。在詩歌中，「季節」成為最常用來傳達時空意識的主要和次要的素材。無論在何種題材之中，詩人透過對季節的種種感發和觸動，將季節和發生在生命、歷史中的種種事件結合在一起，使得「季節感」在中國詩歌中，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正由於人是生活在時間與空間交錯而成的世界裡，沒有了時空，就不會有許多歷史事件的發生。時空作為人活動的場景，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在現實生活裡，外在物色的呈現，我們可以說是一種有著具體外觀的空間因素，然而時間的轉動，往往是必須在周遭環境的物色變化之中，才能夠領略出來。

「四季物色」將時間的轉移化為耳目可感的具象，也將空間的變化和時間融為一體，時空交錯，合而為一，涵蓋了人類活動的舞臺，所有的事物物都在其間起起落落。從詩歌中季節的表現，我們可以得知中國人對時間的觀念和看法，也可以發現中國人與大自然的種種關係。時間的流轉帶動了空間物色的改變，而詩人經由物色的觸發，搖蕩性情，表現為詩歌。眼見四季去了又回，循環往復，便興起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的可悲，在四季山川景物亙古長存的對照之下，個人生命的短促，顯

得格外鮮明。於是有了歌詠自然的詩歌，也有了感嘆生命的詩歌：……。在詩中，詩人以明言或暗示的方式來表現季節。季節因素在詩中，或作為感發的起因，或詩情的烘托等。可見詩人的時間意識和四季的空間感受交融在一起，形成中國古典詩歌中，強烈的「季節感」。

唐代，是中國古典詩歌發展最豐盛的時代，詩人輩出。今存的《全唐詩》就收入了詩作四萬八千九百多首，作者二千二百多人，編成的唐詩有九百卷之多。（註四）唐詩的發達，自有它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文化背景，如政治清明、社會經濟生活安定及君王雅好詩歌、以詩賦取士等，都是促使唐詩蓬勃發展的因素。

歷來研究唐詩，學者多依高棅《唐詩品彙》中將唐詩分為初、盛、中、晚唐四期。（註五）但有關四唐的時間斷限，各家說法不一。而最為通行的是：初唐，自唐高祖武德元年至睿宗太極元年（西元六一八—七一二）年，盛唐，自玄宗開元元年至代宗永泰元年（西元七一三—七六五）年，中唐，自代宗大曆元年至文宗太和九年（西元七六六—八三五年）年，晚唐，自文宗開成元年至昭宣帝天祐三年（西元八三六—九〇六）年。（註六）在此篇論文中的初唐即採用此一時間斷限。

在數量龐大的唐代詩歌中，選擇初唐為範圍加以探討，主要是由於「初唐」是唐詩的發端，文學的成就，是經過長時間累積而成的，盛唐詩歌藝術的登峰造極，必定經過長時間的醞釀而成的。沒有初唐的醞釀，就不可能出現盛唐的成熟。所謂「盛唐氣象」（註七），在初唐就已露出端倪。傅宗璇先生在為斯蒂芬·歐文先生所著《初唐詩》（註八）中譯本寫序時說：「在過去一個很長時期中，初唐詩的研究在我國整個唐詩研究中是一個極為薄弱的環節。初唐，如果把下限定在睿宗時，那就是足有九十年的光景，佔了唐代歷史的三分之一。如果對於這一階段文學研究不足，就不可能

充分說明盛唐的高潮。對這九十年時期的文學，過去的論著往往只停留在一個籠統的認識，細節研究非常缺乏，這種情況在最近四、五年內才有所變化。作為近體的律詩，到底是經過什麼樣的軌跡一步步地成熟的？古詩，特別是盛唐、中唐時一些大家所擅長運用的七古，怎樣從南北朝的涓涓細流，經過初唐作家的多方嘗試和大膽變革，而匯成長江大河，這中間有什麼規律和經驗可求？由『四傑』而陳子昂，而沈、宋，是怎樣一步步遞嬗演進的？當時的社會思潮、文化氛圍給予詩人和詩風以什麼樣的影響？初唐時期幾個帝王的宮廷政治和文化生活，賦予文學風格以什麼樣的特色？……」傅先生的一段話，將初唐詩歌等待研究者開發的重要性明明白白地揭示。而《初唐詩》一書的作者歐文先生，在為中譯本寫〈致中國讀者〉序文中更清楚地說出了初唐詩歌的價值：「許多初唐詩歌似乎枯燥乏味，生氣索然；但是，當我們在它們自己時代的背景下傾聽它們，就會發現它們呈現出了一種獨特的活力：從公主宴會上洋洋得意地呈獻的有著完美對句的一首詩，到陳子昂的大膽論辯。在閱讀作品時補上這個背景，既需要學識，也需要一種想像的行動，一種『它在當時應該是什麼樣』的強烈感覺。當我們確實在閱讀中補充了這樣的背景，初唐詩就不再僅僅是盛唐的注腳，而呈現出了自己特殊的美。」這一席話，真是一語道破。初唐詩歌在中國封建制度最盛的時代產生，又在盛唐氣象的前夕，必有它獨特的價值、意義和貢獻。論初唐詩必須考慮到初唐的時代背景和環境，在它特定的環境去考量，才不會過於主觀片面。正由於初唐詩人在「風骨」和「聲律」上的努力實踐，才創造出：「風骨高舉」、「自然天真」、「興象玲瓏」的盛唐詩歌。（註九）

論文中詩歌材料以《全唐詩》、《全唐詩補編》（註一〇）為主，詩人的選定以其詩壇活動在七二二年左右為年限。由於詩人一生的創作時間或長或短，除非每位詩人的詩作均加以編年，否則很難

做到百分之百的確定。只能從一些歷史資料得到輔助的旁證，因而無法以一個固定的年限加以畫分。但初唐一時期的整體面貌，仍可以探得幾分。

殷璠在《河嶽英靈集》序中說：

武德初，微波尚在。貞觀末，標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開元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始備。

總地來說，唐代建國之初，詩壇仍瀰漫著南朝綺麗的詩風。一直到貞觀末，詩的格調漸漸發生變化，內容不再全是宮廷景致的描繪，也有真摯情感的流露。又由於詩人在創作中不斷地實踐探索，於是促成了詩律的完成。下面簡單介紹初唐詩歌的歷史。

初唐詩可大別前中後三期。（註一一）前期，唐初文壇多是隋朝舊臣，受到南朝餘風的影響，詩歌仍有「麗藻窮雕飾」的形式。在大量的宮廷應制詩中，大抵是寫宮廷遊賞的生活，內容貧瘠，辭采華麗而無真實的情感流露。但卻也提供了詩人，一個良好的鍛鍊的時機。在不斷地習作之中，發展出一條：「綺錯婉媚」、「對偶工整」、「辭藻華麗」的「上官體」（註一二）路線。這對正在逐漸形成的律詩體製，不可說是毫無助益。由於初唐對於詩歌形式的注重和講究，成為傳統詩歌律化的溫床，它對律詩的完成，功不可沒。當然初唐的前期也不全是只有這類缺乏情感的奉和應詔的詩，由於初唐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強大，整個朝代的氣象，已迥然不同於南朝的頹靡，詩歌已逐漸出現雄渾之氣，有了富剛健氣息的創作，相形之下，使得只專事宮廷生活描寫的應制詩，顯得貧乏無生氣，如李百藥的作品等。這一點具有實質的清新的氣息，到中期初唐四傑的手中，才獲得更充分的發展。在前期有一位擺脫南朝詩風影響的詩人王績，他的詩樸實無華，情感真摯，且帶

有隱逸的意味，是初唐前期游離在時代詩風之外的詩人。對盛唐山水田園詩的發展，具有承上啓下的歷史地位。

初唐中期，沿續前期的宮廷詩的綺風，但正式場合的應酬詩歌已減少，私人感懷贈答的詩作大量出現，題材不斷擴大，不再只局限在宮廷苑囿之中，有較多真摯情感的流露，使詩風漸漸明朗清新起來。由於科舉制度的詩賦取士，平凡百姓也得以經由詩賦文章，取得尊顯的地位。從四傑的創作中，宮廷詩從苑囿走向市井，從臺閣移至江山塞漠。（註一三）雖未能完全擺脫六朝文風，但反映的層面已不同於初唐前期的狹隘。正由於四傑對詩歌形製，仍採注重的態度，才使得律體得以在前期發展的基礎上更趨於精密化，直至沈、宋，才完成律體的定式。（註一四）在四傑的創作中，題材是多樣的，有寫游宦羈懷、傷別贈答的，也有寫渴望建立邊功的壯志情懷的，更有寫生命追索思考和托物言志的。（註一五）詩情真摯坦率，一種初唐前期所欠缺的，高亢昂揚的感情基調，也就是盛唐風骨，在初唐四傑的作品中已隱約透露出訊息。（註一六）

四傑作品中，以羈旅行役和送友贈別的詩寫得最自然，且毫無雕飾，情感上雖有惜別眷戀之情，卻充斥著一股明朗的、相互勸勉的奮發向上的精神。在另外一些表現人生哲理思考的作品中，表現出個人對人事變化無常，倏忽即逝的體認，領悟出宇宙亙古長存的道理。雖有感歎，但卻流露一種濃烈的壯大情懷，有一種開闊的胸襟和氣概。（註一七）

初唐後期，主要是陳子昂標舉的「風骨」、「興寄」說的發展和詩歌創作，在四傑的基礎上，更明確地提出詩歌興寄的重要性，而詩歌的內容是有感而發，又寄託深遠的，革除了六朝以來無病呻吟的風氣。由於過度的「言志」主張，也使詩歌顯得生澀說道，往往理多於情，缺乏詩歌的意境

美，無法使人感動，但其「興寄說」，在匡正綺麗詩風上，卻有很大的影響。

初唐後期詩歌的意境的發展，一直到張若虛〈春江花月夜〉一詩，才有了巨大的進展。張若虛接續四傑有關宇宙哲思上的體驗和領悟，更感性地从春江、春花、春月、春夜中體察出，宇宙萬物無限存在的真理，流露出對人生命短促無常的感傷。整首詩以清新自然的語言，婉轉的音調，表現感情濃烈、韻味無窮的詩境。濃烈的感情氛圍，深刻的人生哲理的思索，全融化在清新的、如夢一般明淨的美的春江月色裡。（註一八）像是為盛唐詩歌那種興象玲瓏的詩歌意境，演出了前奏曲般。

而在詩歌格律的發展上，初唐後期的沈宋，則是主要的代表人物。沈宋在前代詩律發展的基礎上，加以革新改善，完成了五言律詩的定型化。（註一九）簡化了聲律的規則，使律句變寬，由四聲簡化為平仄二聲，使律詩一聯間有平仄相對，兩聯間平仄相粘的交叉變化，使詩歌格律的終至完成。（註二〇）除沈宋之外，杜甫的祖父杜審言，和與他合稱文章四友的李嶠、崔融和蘇味道，亦算是初唐重要的詩人。其詩作雖也不乏應制詩的創作，但卻也有許多在私人場合酬贈之詩，表現出不同於奉和詩中的繁縟虛浮和詞藻堆砌，而是以一種清新真摯的風貌呈現。在四友手中，應制詩的呆板凝滯，已被雄渾流蕩的詩風所取代。（註二一）

初唐詩中昂揚情感的出現、意象的創新、格律形式的定型和發展，都說明初唐詩在唐詩發展中的重要性。在初唐近百年的醞釀之後，才會有盛唐的光輝燦爛。

論文中參與統計分析的初唐詩人約有三九〇人，詩歌約有三四〇〇篇。而所選取的詩歌中，並不包含王梵志、寒山與張九齡的作品。王梵志，學者推測其生活的年代，大致在唐初數十年間，但仍有些不同的意見，為避免混淆，故不採入。且其詩多以說理與議論為主，據佛家教義寫勸世之歌，

詩風平易而淺白，多村言俚語，近於議論之言，雖寓人生哲理，在詩歌意象的經營方面，卻不出色，故未在此論文中選取。又寒山詩與王梵志十分接近，常寓諷世態人情，雖表述個人對生命的思索，且有抒發山林景致、隱逸情趣的作品，詩風詼諧而含有機趣。由於生存年代考據紛紜，真偽未辨，在此也未列入。關於張九齡，是武后神功元年進士及第的。是一位兼具初、盛唐風格的詩人，大多數的詩作，都寫在開元年間，與張說相較，可算完全擺脫宮廷詩矯作俗套的習性，表現出個人性格的澹遠詩風，對王孟等盛唐山水田園詩產生莫大的影響，以時代風格而言，放入盛唐，似乎是比较恰當的。

論文裡引用詩歌中具有季節特色者，採用的方式，是先將初唐部分的詩作全數輸入電腦，以電腦篩選出詩中帶有春、夏、秋、冬字眼，帶有楊柳、鴻雁、風月等意象，然後逐一查檢合於季節要素的詩作。再加以歸納分析探討，分成六章加以論述。第一章緒論，說明中國古典詩歌中季節感的普遍存在性及初唐詩在整個唐詩中的重要性。第二章探討詩心和四季物色的關係，舉凡四季和物色的關聯，感物吟志的創作物感之說及神與物遊的構思理論皆是本章的探討內容，藉此得知四季物色在詩歌中的重要，並了解情感在詩歌創作中所佔有的不凡地位。第三、四章先將初唐詩依題材分成奉和應制和節令感懷、邊塞軍旅和閨怨、生離死別和羈旅、山水田園和遊仙、詠史懷古和詠物述懷等類別，以春、夏、秋、冬的季節意象為經，題材為緯，探討初唐詩歌季節意象的經營。季節意象或作為活動的場景，或對詩情起渲染、烘托的作用等，一一詳細探討，例如楊柳在春季與送別的連繫，雁子在秋天與思鄉的聯想……。並從各個意象在歷代詩歌中的表現，到初唐詩中，詩人的化用或創新，以期呈現初唐詩歌創作的藝術特色。第五章以春之思、夏之感、秋之懷、冬之致為題，

亦同樣以四季為經，題材為緯，闡述四季詩情的表現，其中春、秋二季有著最豐富的詩情表現，像傷春和悲秋，早已形成固定的抒情模式。其他又有愁、樂、愉、惜、欣、悟等不同的詩情，也分別從詩中用字、用韻與色彩等方面，探討初唐詩歌中四季詩情的表現。第六章對此篇論文作個總結。

註釋

註一：〈中國的抒情傳統〉，見《陳世驥文存》，頁三三。

註二：〈中國人的一些概念與思想感覺方式〉，見劉若愚著《中國詩學》，頁七五。

註三：〈中國人思維中的時間經驗知覺和歷史觀〉，克洛德·拉爾。收入《文化與時間》，頁三〇。

註四：根據《御製全唐詩序》的記載，見北京中華書局版二十五冊《全唐詩》第一冊，序文，頁五。

註五：見高棟《唐詩品彙》總敘。

註六：高棟以太宗貞觀至玄宗開元初為初唐，開元至代宗大曆前為盛唐，大曆至憲宗元和為中唐，文宗開成後為晚唐。其間有相疊或間斷者。

註七：風骨、興寄、聲律、辭章、興象與韻味等唐詩內在質素的幾個基本要素匯集組合，呈現唐詩的整體風貌，便叫作氣象。參見陳伯海《唐詩學引論》，頁三三。

註八：《初唐詩》〔美〕斯蒂芬·歐文著、賈晉華譯，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廣西人民出版社。

註九：見許總著《唐詩史》上冊，頁四三一、四三九、四五〇。

註一〇：《全唐詩》以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十月出版之二十五冊《全唐詩》為底，《全唐詩補編》亦為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十月出版，陳尚君輯校。（含外編及續拾）

註一一：羅宗強《唐詩小史》將初唐詩歌從詩歌發展的的特點，分為三個階段：唐朝建立之初至唐高宗永徽初（公元六五〇年前後），約三十年，為第一段；從永徽初至調露年間（公元六七九年前後）近三十年，為第二段；從調露年間至景雲中，三十餘年，為第三段。三階段互相銜接，構成初唐發展的全程，頁九。

註一二：《舊唐書·上官儀傳》云：「高宗嗣位，儀遷秘書少監。龍朔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二品，兼弘文館學士如故。本以詞采自達，工於五言詩，好以綺錯婉媚為本。儀既貴顯，故當時頗有學其體者，時人謂之上官體。」

註一三：聞一多《唐詩雜論》中〈四傑〉一文，此引自《聞一多古典文學論著選集》，頁二三八。

註一四：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四：「盧駱王楊，號稱四傑。詞旨華靡，固沿陳隋之遺，翩翩意象，老境超然勝之。五言遂為律家正始。……」

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四：「盈川近體，雖神俊輪王，而整肅渾雄究其體裁，實為正始。」，又說「沈、宋前，排律殊寡，惟駱賓王篇什獨盛。」

註一五：羅宗強《唐詩小史》，頁二四。

註一六：同註一五，頁二四—二五。

註一七：同註一五，頁二八—二九。

註一八：羅宗強《唐詩小史》，頁四一。